



清浅时光

## 茉莉花

文/李洪峰

阳台有两盆花,一盆是普通茉莉,一盆是鸳鸯茉莉,香气有浓郁有淡雅,提神醒鼻,有些特别,让人难忘。

一树开花两色的鸳鸯茉莉,又叫双色茉莉,比普通茉莉先开花,通常在4月份就开了,先白后变紫。第一次见这种花时,还以为是开两种花,其实是一种花,只是一朵花在不同时间颜色不同而已,先白后紫。

这不免让人有点稀奇之感。

两种花的形状和香味也不同。鸳鸯茉莉盛开后,花形大,有五瓣,气味浓郁,颜色由白-淡紫-深紫的渐变,顶在树枝上,有白有紫,非常好看,花期一个月左右。普通茉莉的花形较小,有若干花瓣,团团一起,像莲花状,气味淡雅,一身洁白,香味特别好闻,清香不醉人,那种味不可名状,太阳出来时,香气更大,散发更充分;在5月份下旬盛开,边开花边长花苞,花期较长,通常要开到8月份。这两种植物的开花时间,前后相差一个月左右。

鸳鸯茉莉的花瓣像绸布,树叶修长较小。而普通茉莉的花瓣成窝状,花冠张开,层层叠叠,似白云;叶子要圆些,大些。

这两种植物的花与叶刚好成反比,叶大的开小花,叶小的反而花形还大,这很特别。普通茉莉的花骨朵似一颗颗硕大的珍珠米,长在枝丫顶端,盛开后,花瓣也不大,有点像莲花瓣,团团拱向花心;鸳鸯茉莉的花骨朵生在叶根部,刚开始像树芽苞,然而慢慢地越长越大,开花后,花瓣还要长,这就非常特别,鼎盛时大过叶片。

每年都留意,并拍照发圈。每天早上起床,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窗户,来到阳台,坐在小板凳上,静静地看花开,慢慢地闻花香。当凑近鼻子,深深地吸进花气时,通过肺过滤一圈呼出来,那真提神,一天的工作状态都很佳。

鸳鸯茉莉,一树有三色,绿的叶子,白、紫的花,这搭配真可谓天生的绝配。普通茉莉,一身洁白,素雅简单。绿色给人生命,白色紫色显得浪漫,这怎能让人不留恋,不感叹!

生命需要色彩,人生需要浪漫。这两盆花给我带来对未来的憧憬,以及无限的可能。我爱她们。

## 生活笔记

## 夏日寻幽凉

文/李 晓

炫目的太阳如一个燃烧火盘,在空中发出炉火一样的轰鸣。大地之上的空气,一触即燃。

人间荫凉何在?

去老房子里纳凉。老房子的年纪有上百年了,石木结构,那石头上的苔藓,正好覆盖在浅浅心田上,凉意虫子一样在全身毛孔上蠕动着,慢慢抵达到人的五脏六腑。在雕花镂空的木窗处,有风吹过,吹到天井里,吹到歪靠在木椅上纳凉的侯大爷身上,他微微耸了耸肩,尔后把一条薄棉被搭在了身上,再呼噜呼噜睡去。一处老房子里的鼾声,如这个夏天草木深处唧唧唧叫着的虫鸣,自携一股幽幽凉意。

我去侯大爷的老房子里纳凉,侯大爷正在午间酣睡,胸前衣裳被流出的酣口水浸湿了一片。我的目光停留在房屋里的花格木窗外,那里有桂花树的树影婆娑,似女子瀑布般的长发在窗外随风飘过。目光顺势攀爬到院内天井的瓦屋顶上,屋顶上落满了鸟粪,屋内似有一股股湿润的地气袅袅升起。侯大爷午睡起来,揉揉眼睛,一时有些恍兮惚兮,他睁大眼睛,怔怔地望了我一会儿后,才招呼出声:“是你来了噢。”侯大爷慢吞吞起身,他给我冲醪糟开水喝,水是屋后竹林掩

映下的井水烧开了的,我在那四周青石砌成的老井边,望上一眼微微晃动的井水,目光也变得清幽起来。

侯大爷是这老房子的第三代传人,在房子里度过了70多个夏天。大爷对我说,从来没用过城里的空调,夏天最多用一把蒲扇,“啪嗒啪嗒”慢摇着,摇过了夏天,也摇过了一生。在一把老蒲扇的光影里,我看见侯大爷这些年的身子悄然佝偻了下去,他把身子与老屋前的土地贴得更近了。在侯大爷这样的老房子里纳凉,有时想起一生的时光匆匆,地平线上突然吹来的一股凉风,让我于四顾苍茫中,多少故人成了依稀。

在乡下种了几亩西瓜地的王小宝,是我的一个农民朋友。这些年的夏天,我常

独自去小宝的瓜地里纳凉。小宝的瓜地在一个荷叶肥硕的荷塘边,那些成熟的西瓜,碧绿色素沉积,纹路漾开,想起一些农人一年一年汗滴禾下土风雷雨电淘洗过后,脸上漾开的一圈一圈面纹。熟瓜们在瓜叶藤蔓间呼呼大睡,我见小宝弯下身,在藤上轻轻旋动,一个滚圆的西瓜顺势从蒂上而落。小宝把西瓜抱在怀里,眉开眼笑之间,他也有着西瓜一样的憨憨表情。我总觉得朴实的人如瓜,一到成熟时节,不显扬不显摆,面目和善,稳重慈祥。

傍晚,小宝在瓜地旁边的小院里为我做了几道农家菜,他还用池塘里的荷叶做了荷叶蒸笼饭,新鲜的大米香,与荷叶的清香渗透在一起,感觉肠胃里浮动着荷塘里的清雅气息,凉意也翩然而来。晚上,我与小宝就在瓜田里搭起的水竹凉席上睡觉,风吹过瓜地和池塘,飕飕凉意灌满了全身。有个晚上,我俩躺在凉席上望着星

星眨闪着眼睛的天空,小宝问我:“他们说天上一颗星,就是地上一个人,是不是真这样?”我说,这些都是人想象出来的。小宝似乎有些失望,他小声说,我在这里望星星,就想着我爸也在天上望我。小宝的父亲,在他9岁那年就患肺病走了,小宝从那时候就开始想,天

上的星光里也有父亲的一双眼睛在凝望大地,在看着这一片小宝家的瓜地。这些年,小宝也靠这一片瓜地,养活着一个家,供养儿子研究生毕了业。

去年夏天,小宝开着电瓶车,把西瓜和我送回城里来。我抱着滚圆的西瓜,穿过城里老巷子,步履蹒跚地把西瓜送到几个老朋友家里。还有城市里我的忘年交朱先生,他身材颇长,高昂着头走路,夏天喜欢穿着宽袍大袖的棉麻衣衫,走路时衣服间鼓满了风,似要腾空而行。夏天,他常去离城6公里外的一个郊外山洞纳凉。今年夏天,我跟他去了那个阴森森的巨大山洞,飕飕凉气顿时侵蚀肌骨,让我忍不住双手抱肩,恍惚间以为到了白露季节。

